

純潔的百合花

林果

二

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裏，娟子本來就不是重要的一員，她的性情又有點孤傲，家裏人似乎都不喜歡她。前年她生過一次肺炎，熱度高得可怕，家裏常請的一位外國女修士，治好了她的病，從此她就信了天主教，但因此更不得父親母親的歡心，人家說是信了教的人就不要祖先的。

兩個失去寵愛的孩子，很自然的會接近的。自從那一次武森摔傷了我以後，我常常到她房裏玩。她一人住一間六疊席的房間，佈置很簡單，但是收拾得很清潔，上面供着聖母像，花瓶裏插着鮮花，她最愛白色的百合花，只要有百合花的時季裏，我從來沒有看到她插過別種花的。她的臉色蒼白，好像百合花的顏色一樣，但我覺得很好看。武森的身體像牛一樣的強壯，他的血色最好，紅裏透黑。由於他們兄妹兩人心地的對照，一直到現在，我還是喜愛蒼白的臉色，對於面色紅潤的人，我不由自主的發生了警戒。

有一次，我走進她的房裏，靜悄悄的聽不到一點聲音，我以為她不在家，正想轉身出去，原來她跪在聖母像前，低着頭好像睡着了一樣。我輕輕的盤起腿坐在她後面，覺得很好玩的看着她。過了好半天，她抬起頭來，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，我大聲問她：

「娟子！你在做什麼？」
她不知道我在後面，忽然聽到我講話，她猛然站起，回過頭來，看到是我，微微的一笑說：

「你怎麼偷偷的進來？你看，嚇了我一跳。」
她的微笑非常可愛，就像是露滴未乾的早晨，一朵白色的百合花，在晨風中綻開，我現在只要閉起眼睛，這純潔的甜蜜的微笑，就會出現了。

我問她為什麼要禱告，她說：

「跪在聖母像前，你就和神靈很接近，無論你心裏有什麼事，只要默默的對聖母講出，你就要得到平靜。」
我不大了解她的話，我也曾經跪在聖母像前，閉起眼睛，我什麼也沒有覺到。但我喜歡看她禱告，我常常一聲不響的坐在她後面，她每次禱告完畢，總是報我以微笑。

我的聲音慢慢的變粗了，嘴上稀稀疏疏的長出了幾根黃毛，瘦弱的手臂上，也長出一點堅硬的肌肉。我穿上中學生的制服，現在沒有人隨便打我或罵我，但是家裏的人，用一種輕視的態度對待我，那種特別的眼色和語氣，我感覺得非常難受。我讀書的學校，雖然離家裏很近，但我還是請求住宿，要不是爲了娟子，星期日我也不願回家的。我知道她去教堂的時間，我常常在教堂外面等她，跟她一同回家去，一路上我們談到許多問題，這是我一個星期中最快的的一段時間。我問她：

「你在教堂裏做些什麼事呢？神父對你們說些什麼話呢？」
她很簡單的回答我說：

「叫人們要彼此相愛。」

我玩皮的回答：

「但是校長訓話我們都不願意聽啊！那是因爲先生要點名我們才去的，你們教堂裏也有人點名嗎？」

她忍不住笑出聲來說：

「你真玩皮！」隨後她又比喻着說：「你看，我們每個星期都要見面，但我們每次都有很多話可以談，我們談話時都覺得很愉快，這是爲什麼呢？」

我茫然的搖搖頭，不知道怎樣回答。她繼續又說：

「因爲我們心裏想到的和感覺到的，有一種共同的感應，這就是一種愛。」
我注意着看她說話，她的話我不能完全了解，只有似懂非懂的點點頭。她雖然比我還小兩歲，但談到這類問題時，她好像是我的大姐。

武森已經中學畢業了，正準備到日本去讀大學，我們在家裏見面的時間很少，見面時也很少有話講。我對於他那一回和我練習相撲，他一面笑着，一面倒我的情形，我永遠也不會忘記。我童年所受的種種侮辱，我所有的一切憤恨，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我只願有一天能够報復。惟一能沖淡我的忿恨的，是娟子柔和的聲音，她說：

「你要愛一切的人，不但是你的朋友，也要愛你的敵人。」

我不能同意這句話，我問她：

「對於故意要傷害我們的人，我們也要愛他嗎？」

她抬頭向天空凝視，眼睛好像星光一樣的明亮，她意義深長的說：

「從來沒有一個人故意要傷害另外一個人的，除非他自己也不明白他自己所做的。」

我提高了聲音，很氣憤的說：

「一個會吃飯，會穿衣服，會讀書的人，不明白自己所做的嗎？」
她知道我所指的是誰，輕輕的嘆了一口氣，以她的眼光撫慰着我說：

「清江，你不要這樣氣憤！我講的話，你將來就會慢慢的理解的。」
我在學校裏，依然是很孤獨

那時一般讀中學的年齡，比現在大一點，同學們都顯得很老成。熟識的同學，都知道我的身世，有的對我很同情，也有的有意無意之中，講幾句諷刺的話，但多數是對我很冷淡。我課後的娛樂是閱讀小說，學校的圖書館裏，有一部日文的世界名著翻譯集，是經過改編，專門適合中學生的程度的，我差不多讀完一大半了。星期日回家時，我看過的小說，就講給娟子聽，我們談論書



中的人物，跟着書裏面的情節，歡笑或是流淚。有一次我借到一本翻譯的劇本，講一個大家庭裏的大老爺，和他年青的後母戀愛，後來又愛上了他同母異父的妹妹，故事的結局非常悲慘。娟子聽了以後，先是同情書中人物的命運，低頭哭泣很久，後來又警告我說：

『你以後不要看這樣的書，因為書裏面有罪惡的故事，罪惡像瘟疫一樣，我們要遠遠的避開它。』

一個星期六的夜晚，是颱風要來的悶熱天氣，我和娟子在神社裏散步，轉過一條兩邊有樹蔭的小徑，四邊沒有一個人，月色昏黃模糊。我們並坐草地上，談到我們熟悉的人和事，也談到故事中虛幻的人物。我正在讀一羅米阿和朱麗葉」的故事，我覺得書裏面的情節非常美，有幾段動人的對白，我低低的背誦出來。一隻棲息在樹枝上的鳥，不知道受了什麼驚嚇，忽然大聲的鳴叫。受了這突然的驚嚇，娟子很自然的避向我的懷裏，我擁抱着她的肩膀。從我們身體接觸的部份，我感覺到一種熱力，流遍了我全身，我不能自制的緊緊抱着她，我低下頭來，我的發熱的唇，壓在她的唇上。她先也是緊緊的抱着我，熱烈的回吻着我，但在很短的一剎那間，她輕輕的推開了了我，她的前額送在我的面前，她閉起眼睛，低聲的說：

『清江，你吻我的額吧！你不該吻我的嘴唇的。』

我那時很激動，我拉住她的手說：

『娟子，我們不是相愛嗎？』

『我們是兄妹，只能像兄妹一樣的相愛。』
從我有記憶的年代起，除了死去的媽媽以外，沒有一個人真正的關心過我。現在有一個女人，我們對許多事有相同的見解，我們之間沒有一點虛偽，相處在一起時感覺到愉快，離開時就互相思念。我愛她，但是我們相愛時要有一種限制，不能像一個普通的男人戀愛一個女子一樣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有一種叫做「兄妹」的關係，這關係是經過許富雄成立的，那是不敢承認我是他的兒子的父親。我氣憤，我大聲的否認：

『我們不是兄妹！不是！你姓山口，我姓林，沒有一個人承認我們是兄妹的。』

娟子的聲音，依然那樣柔和：她撫摸着我的手說：

『清江，不要那樣說，我們不是比親的兄妹還要好吗？』

我捉住她的手，拉向我的身邊，懇求的說：

『娟子，我已經長大了，我帶你出去，我們去到遠遠的地方，那裏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們……』

娟子抽開她的手，緊接着說：

『我們可以逃開人的眼睛，神的眼睛是逃不開的。』
我一下站起來，瞪着眼睛，大聲的向她喊叫：

『我不信神！我不信！神在那裏？你說！』
她指我的心口說：

『神在我們的心裏。』她輕輕的推開了我說：『你先回去吧，我要靜靜的禱告一下。』

我在她的前額上輕輕的吻了一下，就順從的先走了。

(未完)

本刊繼續贈送

名貴菜種 養豬便覽 啓事

本刊現備名貴優良蔬菜種子番茄 (Break Or Day 51) 及甜辣 (Ruby King) 每種各一千五百包 (每包約重二公分) 供讀者試種，繁殖或採種之用。又，本刊最近贈送每一訂戶的「養豬便覽」，內容豐富，印刷精美極受讀者歡迎，茲決再印三千冊分贈愛護本刊的讀者。上述菜種及書籍贈送辦法如下：



一、自即日起，匯款訂閱或續訂本刊的任何新舊訂戶 (不論全年或半年訂戶)，每戶可任選以上贈品一種 (菜種一包或養豬便覽一冊)。

二、訂閱人應於匯款時，在匯款單後面通信欄內註明所選菜種名稱或養豬便覽，以憑寄送贈品。

三、三千份菜種及三千冊「養豬便覽」送完為止。